

◎ 读书札记

长安，道阻且长

——读周瑄璞《日近长安远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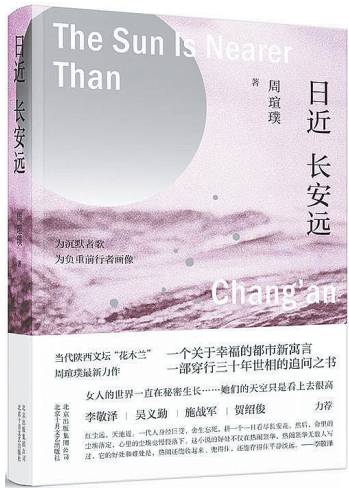
□池玉枝

北舞渡是舞阳县城北的一个历史名镇，距离漯河市三十多公里，驾车三四十分钟即可抵达。作家周瑄璞把它搬到了《日近长安远》这部小说里，作为虚构场景，演绎出罗锦衣和甄宝珠长达三十多年的人生故事。我仿佛沿着时光那条路，穿行在小镇的喧嚣、尘埃和众生众相里，重新让自己活一遍。

罗锦衣和甄宝珠是20世纪60年代的乡村女孩，同窗好友，高考落榜，在村里当了民办教师。她们渴望从农村走向城市，机遇不同，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路。

罗锦衣身体欲望和精神追求都很强劲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需要什么样的捷径，为了脱离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乡村，她把身体变成商品，人生变成一场场竞技和交易，借助他人搭建梯子，一步步完成了事业和职务晋升，从乡里调到县里、市里、省城，当上省城一家设计院的院长。来自农村的她，无依无靠，一路走来，全靠自己拼杀，年轻时靠身体，她总是自带洗漱用品，夹层的角落里藏着小秘密，不惜代价，服膺于男权社会的潜规则。后来身体退后，靠钱开路，找老朋友帮助周旋，登上权利顶端，完成了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超越，享受战胜自我、超越自我、手握权利“小宇宙”的成就感。

甄宝珠因为挪用学费失去了民办教师一职，跟尹秋生结婚，依附于他，她的人生是她与尹秋生两个人的人生。尹秋生跟罗锦衣有点相似，不安分，要把



《日近长安远》
周瑄璞 著

日子过到人前头。他带着甄宝珠远走西安，做小生意，摆地摊卖服装；开小饭馆，卖胡辣汤和菜馍；承包一段路，收停车费。日复一日，卑微地劳作，积攒家产，把两个儿子也带到了西安学手艺谋生。又挣了钱，在老家盖了气派的两层楼房，尹张第一楼是他们大半生的总结，幸福摸得着、看得见。

身为在滚滚红尘中摸爬滚打的社会人，她们人生的每一次改变都衔接时代前进的节拍。对于罗锦衣，或者鄙视，或者厌恶，或者贴上坏女人的标签；对于甄宝珠，或者同情，或者默许，或者贴上好女人的标签都不足为奇，她们是大众版的，似乎就在我们身

边。如果一个人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，或许可以坦诚，某个方面，某个时间，自己就是罗锦衣，就是甄宝珠，就是付良才，就是程局长。人性有时单纯，有时复杂，有时又尖锐如针，戳破俗世的痛点，才能透视内心的背光地带。

命运给她俩亮了红灯。罗锦衣遭身边人举报，被撤了院长职务。丈夫肝癌去世，甄宝珠回老家度晚年。逃离乡村，在城市挣扎、奋斗、生存，人生的轨道一划就是三十多年，她们历尽千帆，在故乡重逢，走在亲切而生疏的北舞渡街道，人生像是放过一场电影，曾经的自己饰演别人的故事，年轻的自己跋涉过青春的河流。余生，回到生命的起点，各自治愈疗伤。

我跟罗锦衣和甄宝珠是同龄人，经历了同一个时代，读她们也是读自己，读故事也是读生活。北舞渡是我的故乡，我一出生就跟着姥姥生活，七岁时才跟随父母走出乡村，在城市上学、工作、成家、生养孩子，一晃就是多半生。北舞渡是罗锦衣和甄宝珠的故事背景，我旁观她们的人生，回顾自己走过的路，怀念那片曾经年轻而真实的心境。三十多年前在沙河桥头给罗锦衣红苹果的神秘婆婆，四十多年前在星空下摇着蒲扇给我说童话的姥姥，都变成了秋日黄昏里的时光老人，归寂于土地，而鲜活的日子却生生不息。

天地近，长安远，人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长安，它是罗锦衣的绿城，它是甄宝珠的西安，它是梦想，它是远方。长安，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。

◎ 书海撷趣

王祥的忠孝



琅琊王氏堪称魏晋南北朝第一豪门，辉煌时间长达三百年，即使与其并称“王谢”的陈郡谢氏也远远不如。提到琅琊王氏，有一个传奇人物不可回避，他就是被《晋书》列为第一功臣的王祥。王祥是二十四孝之“卧冰求鲤”的主人翁，他在民间的知名度极高。

王祥继母人品很差，把他当奴隶一样使唤，没事就让他打扫牛圈。即便如此，王祥还是非常孝顺。话说某年腊月，室外天寒地冻，继母想吃鲜鲤鱼。没办法，王祥只好到河里去抓。当时河水是冰冻三尺，一镐头下去就是一个白印，这可把王祥急坏了。可是，鱼不得不抓。王祥一咬牙，解开衣服，往冰面上一趴，希望用自己的体温把寒冰融化了。不一会儿，“灵异事件”发生了：冰层真的化开了，两尾鲤鱼从水中一跃而出，正好跳到了王祥那赤裸裸的怀里。

在封建社会，这种带着神话、诡异色彩而又充满正能量的故事传说，恰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。汉朝以孝治天下，朝廷“求忠臣于孝子之门”，于是地方政府多次派人征召王祥出山当官。面对这种寻常人求之不得的美事，王祥却以要孝敬继母为由，通通回绝。为躲避一拨接一拨的钦差大臣，王祥索性带着继母和弟弟王览搬到了庐江乡下隐居，这一隐就是二十多年。等到继母去世时，王祥已将近五十岁了。

魏文帝黄初年间，在徐州刺史吕虔的盛情邀约下，王祥终于出山当官了。过往几十年的孝名，为王祥积累了足可受益终身的政治资本。因此，尽管一大把年纪才踏上仕途，但王祥走得很顺畅。曹髦当皇帝时，任命王祥为“三老”。

甘露五年(260年)，曹髦不满司马氏掌握大权而率仅仆数百人讨伐司马昭，反遭杀害，朝臣为之哀悼，王祥大声号哭说：“这是老臣的罪过啊！”涕泗横流，众人都感到惭愧。不久，迁任司空。

司马昭任晋王后，司空荀彧和王祥结伴去拜访祝贺。路上两人商量、讨论，见到司马昭该行怎样的礼数。荀彧认为：“晋王称王，我们理应对其下拜。”王祥则表示反对：“你我同为三公，也就跟王爵差一级而已，岂有动不动就跟人磕头的道理，显得我大魏朝的臣子没有节操。要跪你跪，反正我不干！”果然，见到司马昭后，荀彧忙不迭匍匐在地，行三叩九拜大礼；而王祥只是做了长揖。司马昭意味深长地拍拍王祥的肩膀，表示赞许。当时司马昭并未称帝，若是明目张胆地接受下级的跪拜，传扬出去那还得了！

等到司马炎建立西晋后，王祥被封为太保，爵位也升到了“公侯伯子男”五等中的最高等——睢陵公，这已是位极人臣的存在了。到这里，大家可能已经看出，王祥的“忠”，是任你风水轮流转，我自守忠不动弹，守住自己做人的底线和良心，这就是王祥“忠”的艺术。

据《西安晚报》

短暂却永恒 荒凉却绚烂

——读萧红《呼兰河传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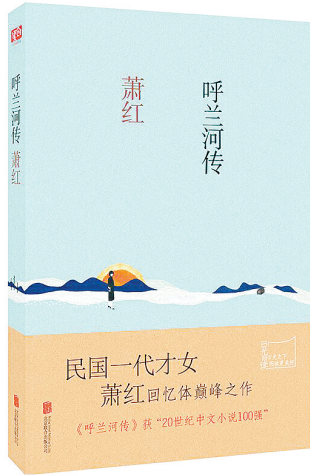
□吴继红

萧红被誉为“20世纪30年代文学洛神”，作品读来气势极高，像天上洒下来的水自然而成，却总能浇湿你的心；她身世坎坷，情感经历波折复杂，她渴望爱情，却一次次被抛弃。

萧红写作《呼兰河传》的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末期，而《呼兰河传》故事发生的时间应该是20世纪10年代中期前后，主要描写她在东北地区农村和城市的生活以及相关人物命运，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对她影响最深的童年和青年两个时期，深刻地展示了她起伏的人生和创作源泉。

该作品以萧红自己童年生活为线索，把孤独的童年故事串起来，形象地反映出呼兰这座小城当年的社会风貌、人情百态，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陋习在社会形成的毒瘤，以及这毒瘤溃烂浸透所造成的瘟疫般的灾难。

文章一开篇写呼兰河的冬天天寒地冻：“严冬封锁大地的时候，则大地满地裂着口……严寒把大地冻裂了。”这样生动精准的描述，一下子就把人吸引住了。小园日静，花径风甜，即一草一木，莫不怡人心，爽人目。但这样繁华的景物里，却让人生出荒凉之感，且荒凉是贯穿全篇叙事的底色和主基调。“我家是荒凉的”“院子里的蒿草



《呼兰河传》
萧红 著

棵中蓼花开了，引来了不少蜻蜓和蝴蝶，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闹着，这样一来，反而更觉得荒凉寂寞。”作者所说的荒凉，不仅体现在空落落的院子里，更体现在院里院外的人身上。

呼兰城给了萧红太多的记忆，跳大神、唱秧歌、放河灯、野台子戏、娘娘庙会……每一项活动都各有特色。可是，所有的这些都是由盛及衰，显示出人生的无奈和凄凉。

但凡一个人给人留下印迹，不外乎是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一些极不平常的

事。小团圆媳妇的惨死；有二伯的不幸遭遇；冯歪嘴子一家的艰辛生活……他们都被命运摆弄，不同的是，小团圆媳妇最终死在了愚昧、混沌、冷酷混合而成的魔爪下，而冯歪嘴子则依靠坚忍、自尊活了过来。

《呼兰河传》中，通篇都弥漫着一种隐约的悲凉气息，体现在萧红笔下的小人物身上，也贯穿了她的后半生。幼时她在呼兰河祖父膝下活得有多快活、多恣意，后半生就有许多卑微、多颠沛流离。生活困窘，天气严寒，一日三餐也无着落……生活完全依靠典当借债度日，生了病也只能躺在床上熬着。后又被日本宪兵追捕，她发出悲怆的呼喊，最终还是不得不逃离。从此，开始半生漂泊，足迹遍布北京、青岛、上海、东京、武汉、香港等地。有人说，笑得最灿烂的人，内心的悲伤才是最深重的。萧红这种荒凉的叙事基调，与她个人的这些经历密不可分。

作者曾说：“我的胸中积满了沙石，我所向往着的，只是旷野，高山和飞鸟。”萧红的一生都在疲于奔命和动荡不安中挣扎，文学创作虽然部分成全了她，却没有彻底改变她的悲惨命运。她临死时说，“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，留下那半部《红楼梦》给别人写了”，此话不是自大虚言。她去世时年仅31岁，成为文学界一曲荒凉的悲歌。